

视点

亚太地区的美国与中国

[俄] A.C. 斯捷潘诺夫 蔡运喆 译

【编者按】冷战结束后，以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为核心的单极化全球治理模式和与之相应的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逐步形成。当前，世界体系正在朝着多中心化的方向发展。中国经济、技术、军事和外交实力的增强，为国际关系体系尤其是亚太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变数，成为美国总体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的因素。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亚太地区的领导者，尽管存在共同的经济利益，美国对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崛起为新兴大国仍然心存戒备，担心其在亚太地区排挤和取代美国。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重点从近东地区逐步转移到亚太地区，从奥巴马时代问世的“重返亚洲”战略到特朗普推动的“印太战略”、退出《中导条约》、发动贸易战，促使中国采取了果断的反制措施。美国与中国在各个领域不断竞争和博弈，对亚太地区局势和域内各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亚太地区的繁荣和稳定也系于两国关系未来的走向。

【关键词】亚太地区 美国 中国
“重返亚洲”战略 南海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20)04-0123-0014

【作者简介】A.C. 斯捷潘诺夫(A.C. Степанов)，俄罗斯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研究员。

【译者简介】蔡运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2018—2020年《俄罗斯的全球新挑战与机遇研判》与《当代世界美国安全政策与俄美关系》资助项目。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为核心的单极化全球治理模式和与之相应的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逐步形成，21 世纪前 20 年，这种模式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危机。当前，世界体系正在逐步朝着多中心化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外交政策战略的全球化新中心。单极时代带来了严重的全球和区域经济危机以及国内和国际武装冲突。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反民主和反自由势力有所抬头。同时，国际关系中唯一的“权力极点”在管控这些消极的趋势时显得力不从心。当前，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力量分布不均，非西方世界国家的权重正在上升。这使得非西方国家的主权得到巩固，外交政策更加独立和自信，保护本国利益的意愿以及经济活动中的保护主义政策有所增强。

美国和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经济和政治上最强的参与者，是国际关系体系单极格局受到冲击的鲜明例证之一。中国是当代世界最成功的非西方国家。当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逐步置身于美国的对立面，将自己定位为世界现状、自由贸易和多中心世界的捍卫者。作为回应，美国将中国和持类似立场的国家称为修正主义者。美国在 2018 年《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将中国称为战略竞争对手。政界和专家都担心，未来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持续增长，中国在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将不再保持克制。2012 年，习近平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目标。至此，始于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正式进入尾声。一年之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概念问世。所有这些都引起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强烈的消极反应。奥巴马宣布“重返亚洲”战略后中美关系的吃紧以及特朗普时代中美大规模的贸易战，就是矛盾激化的表现。中国的经济吸引力引发了美国盟友和伙伴在对华态度上的分歧。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对峙具有明显的军事试探考量，可能导致大规模军备竞赛，并致使台湾海峡和南海等地成为热点地区。

在军事和宏观经济上实力较弱的国家往往将自己与中美中的一方捆绑起来，努力在这两国之间寻找平衡。无论区域内的一些国家多么向往美国，经济和对外政策上强大的中国都对其产生重大影响，哪怕只是因为中国在地理上与之更加接近。但是，不同于经济往来，该地区的“小国”在国家安全政策上往往只会倒向一个“极点”——美国，因为这更为有效，对国家主权的压力也较小^①。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发生的事件以及相关的局势演进，预示了亚太地区两极化的复杂

^① Yang Yuan. Escape both the "Thucydides Trap" and the "Churchill Trap": Finding a Third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under the Bipolar System.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8, p.219. doi: 10.1093/cjip/poy002

形势。这主要指的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出口的增长以及亚太地区对消费品的需求，美国在“重返亚洲”战略框架内与该地区国家强化政治军事合作。中国对区域内国家经济上的助力十分显著，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和大量的廉价消费品。

一、中国作为大国的成长

许多专家都认为，中国经济、技术、军事和外交潜力的增强是国际关系体系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也是美国制定总体外交方针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成为世界主要强国之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79年，经济改革开始后，外国投资和商品涌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从1989年到2017年，中国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约为9.71%^①。从1981年到2010年，有6.79亿中国人脱贫。如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商品生产国、出口国和进口国。目前，中国制定了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其主要经济支点是新技术应用和刺激国内消费。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被视为其当前管理模式的负面特征。

随着经济实力的发展，中国的军事潜力正在迅速增强。中国依靠转变军队作用和任务观念来实现军事现代化。1986年之前，中国的军事学说都是以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战争”概念为基础的，这一概念需要发动大部分有生力量将敌人的部队引入中国大陆深处，使用过时的军事装备与之进行持久战役，以巨大的消耗迫使其投降。它对海上和空中军事行动的关注极为有限^②。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根据现代军事冲突的现实特点开始积极推进军事改革，主要着眼于建立精简、高机动性和均衡发展的武装力量，使其能够配合采取联合行动、装备现代武器并准备好参与局部冲突^③。自1998年以来，中国的军费预算平均以每年15%左右的速度增长。2016年中国军费开支增长比上年有所放缓，自那时起每年增速约为7%^④。在中国的军事计划中，海军的发展很受重视。海军在被称为“积极防

① Nguyen Thi Thuy Hang. The Rise of China: Challenges, Implications, and Op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dian Journal of Asian Affairs*, Vol. 30, No. 1/2 (June–December 2017), p. 48.

② Степанов А. С. Рост военной мощи Китая в начале XXI века: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США//Россия и Америка в XXI веке, 2018, № 3.

③ Там же.

④ Там же.

御”的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一体系是指在台湾海峡或南海遭受入侵或局势紧张时，中国要掌握第一岛链内的主导权，以便逐步夺取第一和第二岛链之间区域的控制权。中国海军还承担着保护海上贸易和交通路线的任务，这对国家至关重要^①。

中国把遭受西方国家和日本侵略的时代称为“百年屈辱”，海防空虚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中国人对其海洋环境特征的另一个看法是，中国是海洋地理不利国家，其被岛链和附近狭窄的海峡包围，增加了外国侵略的可能性，也容易遭受海洋封锁等破坏性行动的威胁^②。

在任期快结束时，胡锦涛首次提出了将中国建设为海洋强国^③的方针。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了海洋强国的四个标志：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④。习近平发展了这一理念并指出，海洋强国的地位是经济稳定发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⑤。

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扩展，国家安全的薄弱环节越来越多，特别是在资源供给、交通线路以及国外资产方面。因此，中国海军的目标正在地理层面不断扩大，根据中国当前的军事战略，海军在近海和公海都需要执行作战任务^⑥。

自 21 世纪初以来，中国的军用造船业取得了巨大的飞跃。中国的 7 家造船厂在 21 世纪初生产的船舶数量超过了其主要区域竞争对手日本、印度和韩国的总和。同期中国小型水面作战舰艇数量超越了美国^⑦。2012 年，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开始服役。2017 年中国第二艘航空母舰下水，这是中国首艘完全自主建造的航母。2018 年，中国完成了 4 艘 055 型隐身导弹驱逐舰的建造，这是中国舰队最

① Степанов А. С. Рост военной мощи Китая в начале XXI века: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США.

② Tobin L. Beijing's Strategy to Build China into a Maritime Great Power.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71, No. 2 (Spring 2018), p. 20.

③ Hu Jintao, Report to 18th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on 8 November 2012, Xinhua, November 17, 2012. Цит. по: Tobin L. Beijing's Strategy to Build China into a Maritime Great Power.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71, No. 2 (Spring 2018), p. 18.

④ Tobin L. Beijing's Strategy to Build China into a Maritime Great Power.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71, No. 2 (Spring 2018), p. 18.

⑤ Ibid. p. 19.

⑥ Ibid. p. 36.

⑦ Ibid. p. 36.

大的驱逐舰^①。2014—2017年，中国海军接收了逾31艘护卫舰^②。潜艇舰队也逐渐改善。2000—2017年，中国共建造了28艘攻击型柴电潜艇、6艘攻击型核潜艇和4艘弹道导弹核潜艇^③。中国海警部队舰船数量众多，共有1275艘，其中225艘可以在近岸以外的地区作业。其中还有世界上最大的2艘海警船，北约代号为ZHAOTOU。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几乎更换了所有过时的大型巡逻舰。许多新船都配备了水炮、直升机停机坪和截击艇快速投放装置。中国“海防民兵”常与海警一起行动，他们为非常设编队，由渔船、油船等组成。中国“海防民兵”由于在2012年中菲黄岩岛冲突和2014年中越海上石油981钻井平台事件期间采取行动而出名^④。

二、美国之于亚太与“重返亚洲”战略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亚太地区的领导者，这基于三个关键因素：经济实力、军事存在以及盟友体系^⑤。这种盟友体系被非正式地称为轮毂型（hub and spokes）体系，包括以下要素：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正式盟友关系以及与印度、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新西兰的伙伴关系；多边安全合作，军事演习，情报交流，专业军事人员培养；与非盟友伙伴国之间的双边安全联络^⑥。传统上，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的作用是防范危机与冲突升级，同时避免地区内出现有能力威胁域内其他国家安全的力量^⑦。因此，该地区多数国家对与华盛顿开展安全合作持积极态度。

尽管存在共同的经济利益，美国对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崛起为新兴大国仍然心存戒备。过去和现在都常有人认为，中国有意在亚太地区排挤和取代美国，并

① Tobin L. Beijing's Strategy to Build China into a Maritime Great Power.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p. 36.

② Ronald O'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Specialist in Naval Affair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7. Цит. по: Nguyen Thi Thuy Hang. The Rise of China: Challenges, Implications, and Op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dian Journal of Asian Affairs*, Vol. 30, No. 1/2 (June–December 2017), p. 50.

③ Степанов А. С. Рост военной мощи Китая в начале XXI века: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США.

④ Там же.

⑤ Соломенцева А. "Кит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США с союзника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роцессы*, Том 14. № 3 (46). Июль–сентябрь 2016, С. 112.

⑥ Там же. С. 118.

⑦ YangYuan. Escape both the "Thucydides Trap" and the "Churchill Trap": Finding a Third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under the Bipolar System.

迫使该地区服从其利益^①。

奥巴马政府宣布的“重返亚洲”战略，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从乔治·布什政府时代的近东地区转移到亚太地区。该战略旨在恢复战后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影响力，巩固同盟关系，维持亚太地区现有的国际秩序。战略的发起人、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主要理论奠基人库尔特·坎贝尔声称，该战略并非针对中国，而是要加强美国与亚洲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竞争的一面。

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外交、军事和经济手段三管齐下。

第一，在外交领域，美国强调了其捍卫国际法、航行自由与和平解决争端的立场。奥巴马政府在美国历史上首次积极参与诸如东亚峰会之类的多边区域组织。美国还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重要的外交文件框架。美国试图将自己塑造为解决该地区冲突和争端过程中不偏不倚的居间人。因此，华盛顿尽管谴责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但却并未采取严厉的反制措施。特别是 2016 年东盟—美国领导人特别峰会联合声明并未提及中国对南海的领土主张问题，而许多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国家都坚持要求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②。在中国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后，华盛顿对钓鱼岛归属争议十分审慎，并积极参与协调两国关系。同时，美国对于朝鲜的非法行为采取强硬立场，并允诺无条件支持韩国和日本等国家防控这一威胁。

第二，在军事上，华盛顿决定将其投放的军力集中部署于亚太地区。特别是在 2020 年前，将 60% 的海军部队转移至该地区，其中包括 6 个航母战斗群、大多数巡洋舰、驱逐舰以及濒海战斗舰^③。此外，美国还计划强化对该地区盟国的军事援助和军事装备供应。但是，该计划先是受到预算管制和军费削减的影响，后因与“伊斯兰国”的斗争，矛盾焦点向中东转移而再度被干扰。

自“重返亚洲”政策宣布以来，美国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强化与该地区所有盟国（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和诸如印度、越南、新加坡等伙伴的安全合作。联合军事演习的频率和规模都有所增加。

“重返亚洲”战略促进了“海空一体战”（Air-Sea Battle，后更名为 JAM-

① Соколенцева А. "Кит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США с союзниками. С. 113.

② Harnisch S., Friedrichs G. Alliances Rebalanced? The Social Meaning of the U. S. Pivot and Allies' Responses in Northeast Asia.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5, No. 1 (April 2017), p. 7.

③ Ibid.

GC)概念的引入和实施。该作战理论旨在应对中国在南海和台湾海峡等区域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随后,该概念在美国内外受到批评,因为它可能会恶化与中国的关系。美国对于韩国的军事政策也遭到了批评,尤其是驻韩美军主力从三八线后撤的决策,以及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谈判。

第三,在经济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成为“重返亚洲”战略的主要抓手。它要求准入成员进行重大的经济改革,尤其是贸易保护政策和国有企业地位方面。此外,它还要求美国签署一系列协定,包括降低生态产品关税、能源和粮食安全、减少技术壁垒等有关协议^①。由于美国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包括总统候选人在内的许多美国政客都反对该协定,亚太地区各国对华盛顿是否会批准该协定存疑。加之一些域内国家对TPP意见不一,协定方案商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协定当事方没有包括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域内大型经济体,这是美国盟友中潜在的分歧因素,令之难以形成共识。作为TPP的替代方案,东盟+3、东盟+6以及中国支持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模式被提出。RCEP框架内包括中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②。其优势在于,对各国实施怎样的贸易政策没有强制性要求,并且在本国经济的敏感行业容许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

三、中国之于亚太

目前,中国是东北亚国家、东盟国家以及亚太地区所有美国盟友的最大贸易伙伴国。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在中国推进地区利益的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该框架内有众多经济一体化项目:如“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面对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此外,中国倡议或积极参与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中资占比31%)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资占比40%),它们为中国的一体化倡议提供了资金支持。在这些机构的法定资本中,中国的份额多于其他所有成员。

中国领导人把美国“重返亚洲”战略视为一项严峻的挑战。美国所谓的平衡

^① Hamisch S., Friedrichs G. Alliances Rebalanced? The Social Meaning of the U.S. Pivot and Allies'. p. 11.

^② Ibid.

中国力量增长,在中国看来就是企图包围、遏制中国并恢复美国的霸权。作为“重返亚洲”战略的军事组成部分,美国在中国近海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在关岛、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澳大利亚部署军事设备和武器,中国把这些都解释为对中国防御战略的破坏。美国与 TPP 相关的计划迫使中国重新审视其在该地区的对外经济政策^①。中国认为,美国出于现实政治考量,强化与该地区国家盟友关系的行为是一场零和博弈。美国在该地区的同盟在北京看来是冷战的残余。

与美国的亚太观不同,中国将自己的亚太观称为“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认为,它包含三个核心内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②。其实质是,美国应将中国当作完全的大国来对待。可以说,美国多多少少理解了这一概念。因此,2014 年两国领导人在北京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上就应对气候变化进行合作、建立两国军事互信以及投资合作达成了共识^③。中美合作还有其他例证:2010 年两国签署核能及其他领域合作备忘录,2014 年签署《中美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按照美国的倡议,中美之间建立了 5 种沟通机制:每年举办的双边国防会议、海军协议磋商会晤,每年举办的两国国防政策协调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以及始于 2011 年的中美战略安全对话^④。

此外,中国也制定了自己的亚洲地缘政治战略。它同样以战略转向的形式出现,但方向则是欧亚大陆。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西向”战略主要是由美国的“东向”战略引发的。因此,2012 年,即华盛顿宣布“重返亚洲”战略后的第二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员王缉思发表文章,谈及中国针对美国和欧盟政策推进中国版“再平衡”政策的必然性。该文在中国引发广泛讨论,或许对习近平一年后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产生了影响^⑤。这一倡议帮助中国用自己的工业制成品换取增强能源安全,发展关键产业以及消除对国家构成潜在威胁的各种资源。

尽管愿意合作,但中国随时准备好捍卫核心利益,即使面临冲突威胁。东海与南海就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北京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利用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更加有效地推进自身利益。如果中国不表现出在此问题上的决心,不友好国家的挑衅行为将更加频繁,美国将以此为借口实施自

① Feng Zhang. Challenge Accepted: China's Response to the US Rebalance to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Challenges, Vol. 12, No. 3 (2016), p. 48.

② Ibid. p. 49.

③ Ibid. p. 49.

④ Соломенцева А. "Кит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США с союзниками. С. 117.

⑤ Feng Zhang. Challenge Accepted: China's Response to the US Rebalance to the Asia-Pacific. p. 53.

己的计划。“重返亚洲”战略在初期阶段给亚太地区各国造成了须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错觉。

总体来说,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削弱了两国之间的互信,促使中国采取了果断的反制措施。这些措施的缺陷是,中国没有充分考虑美国的盟友体系在维护地区稳定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而亚太地区的稳定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美国盟友体系不允许中国的敌对国家恣意升级冲突。中国认为其措施是防御性的,但美国及其盟国则理解为是挑衅性的,这又会引发新一轮的紧张局势。

四、南海问题

经过南海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水道对于国际贸易和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全世界每年有过半的贸易运输途经此地。中国80%的能源供应、日本的60%、韩国的70%从中东和北非通过马六甲海峡和南海运输^①。沿途遍布大型海港,如上海、广州和香港。大量贸易路线都经过中国与域内其他国家有争议的岛屿附近。自21世纪10年代初,中国展现出维护南海利益的巨大决心,当时其海军建设开始取得重大成果。北京认为其对争议岛屿的主权基于历史因素,例如对这些岛屿的发现、命名和持续开发等。但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没有规定国家水域主权与历史先例的关系,而中国已经签署并批准了该公约。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反映在其所称的“九段线”上。“九段线”指定的水域约占南海的90%。中国没有披露其声索领土的详细地理参数以及中国在这些领土和水域的具体权利。然而,如果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逻辑,争议岛屿的主权将意味着拥有每个岛屿独有的专属经济区。据此不难理解中国的逻辑,因为经由此航道的能源供应可以使中国保持经济稳定。此外,封锁这些航路将导致海运成本激增,中国廉价商品的竞争力对此极为敏感。以前,南海的紧张局势引发了许多政治军事事件,其中重大的有:1974年中国与南越爆发的西沙群岛冲突,2009年美国“无暇号”监测船事件,2012年中菲黄岩岛冲突,2014年中越海上石油981钻井平台事件。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事件中,即使牵涉菲律宾这样的美国正式盟友,美国也均未采取直接干预措施。2014年,中国加快在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填海造陆工程。中国在这些地

^① Câmpian R.-T. China:Reasons Behind It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Express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nflict Studies Quarterly, Issue 16, July 2016, p. 61.

段建造了起降跑道、港口等一些基础设施，这些设施可能是军用或是军民两用的，因为很多专家认为，民用飞机并不需要这么长的跑道。而中国官员也称，新“岛屿”上的设施可能承担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任务^①。美国担忧，北京将具备在关系紧张时封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海运航道的能力，而且将控制能源资源储量丰富的水域。此外，在诸如台湾海峡等近海水域发生冲突时，中国将取得军事优势。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加强人工岛建设可能是在为南海划定防空识别区做准备。这些岛屿对于扩大反潜机巡逻区域、支持海警部队和海防民兵等准军事部队的行动、部署巡航和弹道反舰导弹都很有帮助。

在学者圈中，存在一种名为“珍珠链”战略的理论。该理论的实质是，中国可能会将其管辖的贸易港口改建为长期军事基地。但是，中国尚不具备实施这一方案必要的技术和后勤能力，而且至少在近 10 年内也不会具备^②。面对巡航导弹攻击和空中轰炸，强化和保卫这些基地目前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美国的专家和政客坚持在该地区维持一定的军事力量，在南海、东海和黄海的全部水域执行任务，以保障域内和平和航行自由^③。攻击型核潜艇和反舰巡航导弹是优先采购和部署的作战系统。美国专家认为，美国与中国处于“竞争性共处”模式，美国应该适应南海的紧张局势和不可避免的竞争。基于这一逻辑，美国不必规避在某些方面与中国的竞争，包括安全领域。

另外，美国专家坦言，美国介入南海等水域不仅可以保证航行自由，还可以保证“美国军事力量、经济实力、政治信念和对地区局势的影响力”^④。

五、特朗普任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在作为总统候选人时就发表了一系列有争议的声明，引发了美国在该地区盟友和伙伴的不安。他要求盟友为美国的支持支付酬劳，誓言要提高关税并退出 TPP。这导致“重返亚洲”战略整体遭受批评。他声称，中国甚至日本都是货币操纵国，可能对其实施制裁。他还质疑了所谓的“美台关系”基础

^① Erickson A. America's security rol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9, No. 1 (Winter 2016), p. 9.

^② Câmpian R.-T. China: Reasons Behind It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Express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 67.

^③ Erickson A. America's security rol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 13.

^④ *Ibid.* p. 18.

的“一个中国”政策。就任总统之后，特朗普立即签署了退出 TPP 的法令。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强化与亚太地区的联系，视之为保持美国在该地区领导地位的有力支撑；特朗普则与之不同，奉行“美国优先”原则，以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考量。这意味着，相较于华盛顿的国际义务，新政府更加重视国内政治。特朗普认为，全球化让美国无利可图，他的反全球化主义思想催生了“美国优先”的立场。同时，中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竞争性合作转化为合作性竞争。美国已有专家开始认为，中美要在政治协作上脱钩，即中美关系进入后契约时代。美国很多重要政治主张文件都反映出：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具有反华色彩。这些文件称，美国近年的涉华政策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以促进其实现自由化，这并未取得成功。

特朗普的《核政策评论》指责中国与俄罗斯扩充核武库。尽管在正式演说和政治主张文件中都批评了中国的行为，但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都不打算对华采取全面反制措施。他只是强硬地外交施压，并威胁采取报复性措施迫使两国做出具体让步。特朗普对组建遏制中国的国际联盟不感兴趣，他更倾向于关注具体问题，例如经贸关系和朝鲜问题。以务实路线施政的特朗普与奉行理想主义政策的奥巴马不同，奥巴马更加关注人权和法治等问题。特朗普认为，美国对外关系中存在的绝大多数问题是政客无能造成的，他们做出了不合理的让步，在于己不利的条件下达成了协议。为谋求短期成果而达成协议是短视的行为。特朗普倾向通过领导人直接谈判来解决双边关系，这一点广受质疑。尽管这种方式的逻辑可以理解，但是在现代条件下，领导人间的关系难以产生长效。特朗普的政治不确定性有一定负面作用，他立场善变，有损美国的声誉，也降低了他国对华盛顿的信任。共和党政府亚洲政策的基础现已不仅是亚太地区，而是印太地区。印太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集团”框架内加强合作^①。印太战略囊括印度洋并非偶然，因其对能源贸易至关重要。40%的国际石油贸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印度洋，35%通过马六甲海峡，8%通过曼德海峡。战略提及印度，即是承认该国在太平洋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作用，印度通过实施“向东看”和“向东行动”战略发挥这一作用。印太战略本身与中国对抗的色彩更加明显。2018年的《国家安全战略》直接把中国称为战略竞争对手则证明了这一点。2017年11月，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p. 46.

特朗普首次出席在越南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上，他再次强调尊崇“美国优先”的原则，并指出了印度的重要作用，尽管印度并非亚太经合组织成员^①。这一战略或者说是特朗普对该地区的政治理解，被冠以“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之名。这一新理念追求的目标与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战略异曲同工。

自从“重返亚洲”战略开始以来，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出于经济动机不同程度地转向中国。这些国家迈出这一步，首先是由于在投资领域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与中国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而特朗普退出 TPP 和伊核协议，对美国的国际义务普遍不以为意，这些做法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造成了打击。华盛顿目前正试图挽回该局面。为应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基建项目，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印太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计划”。2018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案》，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依照该法案成立，吸引投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投资^②。2018年12月底，特朗普签署了《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该法案授权在未来5年每年拨款15亿美元用于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安全保障和军事演习等计划。特朗普总统任内，美国所谓“保障航行自由”的行动频率翻倍（约2个月一次）。随着中国海军潜力的增长，美国欲凭借技术优势与之博弈。为此，美国正在研发新型反舰巡航导弹、远程反潜鱼雷、超音速导弹、束能武器、无人机等，2018年美国与日本举行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

六、美国退出《中导条约》

特朗普在2018年10月宣布，美国有意退出1987年与苏联缔结的《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这成为双边关系中最敏感的话题之一。特朗普在演讲中称，中国是美国可能退约的原因之一。包括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在内的政府官员也在分析言论中证实了这一点。此类言论产生的原因是，中国在地面部署的中短程常规弹道导弹的数量大幅增加。在中国的“积极防御”战略中，这些导弹的作用是迫使美国航空母舰打击群与可能的作战区域保持距离，压制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并为其空军起飞制造障碍。多数中国专家认为，导弹仅在台湾海峡发生冲突时才会使用。有

^① Saeed M. From the Asia-Pacific to the Indo-Pacific: Expanding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Vol. 3, No. 4, 2017, p. 510.

^② The BUILD Act Has Passed: What's Next? <https://www.csis.org/analysis/build-act-has-passed-whats-next>

资料显示,截至2017年,中国拥有约1200枚短程弹道导弹,如东风-11、东风-15等以及近300枚中程导弹,如东风-16、东风-21等,还有数量不明的东风-26。由于《中导条约》对此类系统的禁令,美国在该地区缺少类似装备。在我们看来,这一情况对于美国与亚太国家协作的总体战略至关重要。亚太地区的整体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有所不同。无论美国的立场如何,有些美国盟友或伙伴国家都会与中国进行军事和经济竞争。在这一点上日本表现得十分明显,正在积极实施本国弹道导弹生产计划的印度则更甚。如果印度不参与这一进程,中国不太可能同意对自身施加限制,而印度也不会同意这种限制。情况的不同还体现在,亚太国家未必会热情接受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导弹的提议。如前所述,该地区国家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并且希望在未来继续保持和发展。如果有国家同意部署或开始相关谈判,中国完全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向相关国家施加影响。当然,有些国家担忧中国在南海争议岛屿上的军事存在,或者希望在中国开展经贸往来时多一些筹码,但他们未必愿意成为北京警告性或报复性军事手段的潜在目标。此外,根据目前亚太地区中美军事力量平衡的分析报告,如果南海发生冲突,美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之前也有国家表示,不希望美国的军事基地在自己领土上出现。

结语

在亚太地区,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远超其余国家,两国对于亚太的国际关系体系都有自己的看法,都吸引了一些外围国家倾向于己,同时也在为争取更多的外围国家展开博弈。两国在最初接触时就开始军事对峙,这为亚太地区形成的两极格局提供了论据。然而,该地区的两极格局内部关系更为复杂:不仅两极之间相互依存,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也不愿为了一方面而与另一方彻底翻脸。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得以划分责任范围,一方在某些领域的竞争优势也不会给另一方带来巨大痛苦。域内不少国际关系观察家说,中国的崛起为国际关系体系带来巨大变数,可能引发北京与华盛顿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冲突。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称其为“修昔底德陷阱”。按照该观点,守成大国与谋求自身地位的国家之间的对抗很有可能引发战争。这一概念在中国也有人认同,因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多次提及一定要避免落入这一陷阱^①。然而,可能性更大的是两国陷入军事和经济领域的长期对抗,虽然这一过程中也会有合作。大国之间已有近 80 年没有爆发过直接军事冲突,战争可能引发的巨额开销,现代社会对此准备不足,各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紧密的经济联系,中美都拥有核武器等现实情况,决定了双方进行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高。因此,“修昔底德陷阱”完全可能只是一个过时的概念,不适用于当今。

一些专家认为,基于上述原因,如果中美双方都不会为了在竞争中取胜而破坏对方的核心优势,严重的冲突完全可以避免^②。一套双方都能遵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能够起到积极作用。具有法律效力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就属于这种规定。此外,美国完全应该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如果两国可以根据经济和军事优势划分影响力范围,则有利于巩固地区稳定。

独立的大型“玩家”会妨碍两极格局的产生,如极有可能在未来崛起的印度。因此,不难理解美国为何会引入“印太地区”的概念。

根据当前趋势预测未来,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将会下降,而中国对于该地区的国家会更具吸引力。美国会持续关注该地区局势。但是,以地缘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审时度势,如果美国希望维持其大国地位,把更多精力投入亚太地区是必然的,这一方针不是某届政府的一时兴起,而是世界局势和华盛顿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外交历史经验共同决定的。

(责任编辑 靳会新 胡巍葳)

^① Xi Jinping, "Understanding China", Conference, Berggruen Institute on Governance, Beijing, 4 November, 2013. Цит. по: Yang Yuan. Escape both the "Thucydides Trap" and the "Churchill Trap": Finding a Third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under the Bipolar System.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8, 193 - 235. doi: 10.1093/cjip/poy002

^② Ibid.